

茶业视点

委员邀您午门看茶

本报记者 李冰洁

你以为的五片市吃塔,其实是距今约6000年的人工种植茶树根;你看到那残缺不全的泛黄古画,其实是唐代仕女托盏奉茶的定格帧;你感觉不起眼的锦盒内小黑块,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宫廷贡茶膏……这里有唐寅、文徵明等大家笔下的文人茶事,也有乾隆皇帝酷爱的茶炉茶宠;有淡雅内敛的中国瓷器,也有描金着釉的欧洲茶具……

这里,就是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

此次展览于9月2日在故宫午门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茶出中国、茶道尚和、茶路万里和茶韵绵长4部分,展示了发现于中国的一片小小树叶,历经几千年发展成为沟通世界的文化符号。本报约请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讲述故宫首场茶主题特展背后的故事……



茶通古今

从午门入故宫,沿西侧台阶拾级而上至雁翅楼,就来到故宫“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入口。映入眼帘的,除巨幅海报外,还有成排摆放的一盆盆茶树苗。梅占、奇种、瑞香、黄金芽、大红袍、金牡丹……“这是将各地最有名的茶树品种都搬来了呀!”一位游客啧啧称奇,这展览的“迎宾”配置真是别出心裁。

展厅风格幽静雅致,观众们驻足展品前,看到浙江余姚出土的已知最早人工种植茶树根,灵魂仿佛穿越回神农尝百草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发现了茶,从最初的药用、食用,发展到如今的休闲饮品,茶一直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任万平说。



“这个铜渣斗从吕大圭墓中出土时,内壁上还附着有茶叶呢。”任万平介绍道,在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几乎每个墓的墓葬品都有茶具,且种类各不相同。此次展出的这件“铜渣斗与茶叶遗存”里,有当年留下的40多枚茶芽。“这说明宋代茶叶形态不仅有团饼茶,也有未经压制的茶叶。”

在梳理展品的过程中,有一个小发现是任万平惊喜的,是一些画有各种茶壶图案的小信笺。“其实这些信笺在故宫的文房用品中根本不起眼,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也从来没展出过。”任万平介绍说,古代文人信笺上常印有梅兰竹菊,或十二月花神等,这几张印着的图案,都是仿“西冷八家”之一、文人壶开创者陈曼生的茶壶。“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做手账一样,在每页的文字中添加一些插图,古人也有这个爱好,这次展出的茶壶信笺说明当时茶本身非常深入人心、深入生活。”

各式展品无不诉说着茶从发现、种植到形成文化的古今传承。展览中对茶叶的著述,最早的有陆羽《茶经》,也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专门设有的《茶(茶)部》,这些文字记载对推动茶叶饮用以及作为一个农业业态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茶业的发展也呼应着瓷业发展。“瓷器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餐具,另一方面就是饮器。”任万平告诉记者,这些不同年代的茶壶茶碗,体现的是不同的饮茶方式所带来的茶具变化。

如果说文献是用一字一句记载茶文化,那么绘画就是饮茶场景的形象化再现。比如此次展出的明代丁云鹏绘《玉川煮茶图》,明代唐寅绘《事茗图卷》等,除名家画作外,还有一些画工所绘清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饮茶场景的画作,以及一些西方饮茶场景画作。

展览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最新的考古发现,即2022年在山西长治市潞州区屈家庄村唐墓出土的一组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的茶具。“可以说我们这次展览既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学术的前沿性。”任万平说。

茶通世界

中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最早起源于丝绸之路,虽是以丝绸命名,其实包含了茶叶、瓷器、丝绸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此次展览也从茶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任万平说。

展览上有一个小细节,让游客们心生赞叹,不是哪件展品,而是长长的借展单位名单,展品不仅来自国内各省市,还有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

“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借来的19世纪漆绘饮茶图盒上,描绘着俄罗斯人喝茶的场景。与我们用茶杯、盖碗不同,他们喝茶用的是深盘,与西餐中喝汤的方式一样。”任万平进一步介绍,喝茶方式的不同能体现各国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喝茶是慢条斯理、很悠然的,不需要茶很快凉下来;而西方用开口大的盘散热效果好,滚烫的茶水可以很快凉下来喝到嘴里,这也正对应了西方人开放的性格。

除饮茶外,中西方烹茶器具也大为不同,我们多采用紫砂壶、瓷壶,而茶炊则是俄罗斯茶文化特有的器具,是一种具有保温功能、类似煮壶的铜制器具,器型也较为硕大。

“茶来自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后人乡随俗,结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饮茶风格,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茶也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标识。”任万平说。

通过观察,记者发现,来观展的游客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目的地为了看特展而来,另一类,也是人数相对更多的一类,是来故宫旅游,发现午门这里有展览,好奇一观,慢慢发现原来是个茶文化特展。故宫外国游客之多不用赘述,因此展览本身也是中国茶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形式。

茶通未来

“这是什么?”
“茶百戏。”
“茶百戏是什么?”
“嘘,认真看……”
循着家长和孩子的对话看去,展厅

一侧,是宋代点茶技艺的视频介绍,也是观众最多的展览场景。

“这个展览上有很多设计亮点。”游客小乐说,“比如第一个展厅里将六大茶类的制作步骤以分栏的形式在同一画面中呈现,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工艺的区别。”

“还有中间展厅一个高悬的山水长卷下,用动态投影将画中的水流延伸,结合旁边搭建的饮茶环境实景,有一种画面活起来的感觉,就像来参加山水间的雅集一样!”游客木子接着说。

对于这些结合现代技术手段的展览呈现方式,任万平将其比喻为给展览内容“梳洗打扮”和“化妆”,“每个展览都有自己的调性,这些技术手段,能让整个展览的形式更活泼生动。”

除展览呈现方式多样化外,央视也在9月4日对展览做了长达4小时的直播,让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也能跨越时空、领略这场茶文化特色的风采。“现在都讲融媒体,直播也是我们茶文化通过更加立体、多元的形式进行传播。”

据了解,故宫之后还将举办本次展览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展览期间,还要陆续作10场学术讲座,每星期一次,观众可以通过公众号进行预约。

开幕当天的讲座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刘仲华教授讲述《中国茶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故宫的学者研究的是茶器、贡茶,是过去,而当代茶人研究的是茶学,是未来。让大家通过展览看到茶的历史以及对中国人品格的影响,也通过讲座了解茶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任万平说。

观展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一对热衷茶文化的母女,一路看,妈妈一路对照介绍给女儿讲述每一件藏品。两人还玩了一个小“游戏”——从展品中找主题海报的元素。

按照任万平的介绍,《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对“茶”本字的释义,很多人理解茶为“人在草木间”,于是在海报设计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一个大大的“茶”字,中间一撇一捺即为“人”,上面有山水、下面有树木,中间还有古画中喝茶的场景。“我和女儿约定,要找到中间这幅古画在哪儿。”母亲说。“还是我最先发现的!”女儿答。

茶文化,正如这对母女一样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通向未来。

至于明清茶诗,就更不胜枚举了。可以说,茶诗是一座巨大的中国茶文化知识库。茶诗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无出其右。我们把历代茶诗比喻为中国茶文化的“敦煌藏经洞”也绝不过分。

还有一点,茶诗的作者人数更多,成分也更为广泛。您想想看,能写茶学专著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这需要一定的门槛,也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动力。但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又都爱茶。每个人都会饮茶的经历和感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茶诗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相比于写书,写诗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据笔者统计,唐代写过涉茶诗的文人,足足有145位之多。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杜牧……这些耳熟能详的大诗人没写过茶学专著,但都有精彩的茶诗流传于世。中国历代茶诗,是一组不得了的事茶经验汇总。

研究中国茶文化,如果有茶诗作为辅助材料,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更为关键的是,茶诗不仅有资料性,更有艺术性。我在教学中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茶是最佳的生活,诗是最佳的语言。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掘出中国茶文化的美学体系和美学基因。爱茶之人,闲暇之余不妨多读几首茶诗吧。

茗香漫品

转角遇见茶

纪娟丽

早就听说,在游人如织的北京雍和宫附近,有一条颇具文艺气息的胡同——五道营胡同。这条胡同到底有多少文艺?在胡同的尽头,当我无意间走进一家其貌不扬的茶空间时,我仿佛感受到了。

胡同不过600余米,多是一些特色商店和餐厅,眼看着就走到了尽头。我心想着“不过如此”,正欲转身返回,眼前出现一面干净的白墙,墙上玻璃窗边挂着铜风铃,有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再往前走,白墙上印有印章阳刻的“一拙”二字。这是家什么店?出于好奇,我沿着墙根儿上了台阶,推开了店门。

进门的屋子陈设着各种茶具,铁艺与木质结合的陈设架颇有些时尚,一件件别致的茶具疏朗有致地摆放着。本以为是茶具店,待走进去,却发现右手边别有洞天。联通着的另一间屋子里,几张同样铁艺与木质结合的餐桌,有茶客围坐着,正安静地品茶,旁边古拙的柜子上摆放着书籍和一些老物件,营造着低调却不寻常的氛围。落座仔细一看,茶单是用宣纸做的,上面的茶名是娟秀的毛笔字:香猴乌龙、冷泡荒野牡丹王、火焰红茶、桂花青茶……

香猴与乌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荒野牡丹王已吊足了胃口,再以冷泡的方式,将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火焰红茶又有怎样的讲究?……既熟悉又陌生的茶名,我脑海中浮现一连串的问号。正想着一尝究竟,回首就看到了一角的吧台。一位姑娘正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见我走上前去,忙说:“请您稍等!”只见她将一个盛有黄亮液体的玻璃器具和两个香槟杯放在托盘里,然后拿出一张小便签,插在立牌上,一并放入托盘,给靠窗的两位女士送了过去。

“抱歉让您久等,您想喝点什么茶?”
“你们家好像都不是传统茶品呀,刚才您送过去的是茶吗?”我问。

“是的,我们团队都是爱茶的年轻人,希望做年轻人喜欢的茶品。我们的原茶都是从原产地而来,经过多次实验对比,最终研发出适宜的搭配和冲泡方法。刚才那两位女士点的香猴乌龙茶。”姑娘不紧不慢地说着,随即也递给我一张小便签。

只见上面写着:“香猴乌龙,2015年独家研发,每日限量供应,搭配8种台湾乌龙茶,萃取周期长达20小时。口感清新回甘,前调是香糯般细腻的气泡感,后味是醇厚乌龙香,咖啡因含量极低,无碍入梦,5摄氏度饮用最佳。”

茶不同,泡茶的方式自然也有别于传统。与传统茶空间的泡茶台不同,这里的吧台上放着几支圆球形的玻璃烧杯,烧杯放在支架上,底部是茶漏的样式,支架下面放着玻璃公道杯。

“这个是用来泡茶的吗?能泡什么茶?”
“很多茶可以泡,比如桂花青茶。”
“那就来一泡桂花青茶。”

姑娘取出3克台湾产的东方美人茶,放进玻璃烧杯,加上200ml开水焖泡两分钟,将茶倒入壶中后,加入十年杭州产的金桂。“金桂不能用开水泡,泡久了会苦,所以我们将茶泡好后再放入,取其香便好。”姑娘解释说。

选一个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胡同里穿过的行人,暖阳斜照着,一杯桂花青茶入口,淡淡桂花香入鼻,乌龙的清甜入喉,那份难得的闲情逸致便入心了。

“一”是初始、简化、自我与纯粹;“拙”是粗拙、质朴、天然、少加修饰。“一拙”寓意“不受潮流左右、随心所欲,在纷扰的时代,关注真正的内心感受,不随波逐流。”无意间看到主人关于“一拙”的解释,再看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着“一拙”两字,大巧若拙,想必这便是店名了。

转角遇到茶,这般偶遇,是我遇见了这群可爱的年轻人,经由这杯创新之茶体验到了茶的时尚之美。也是这群可爱的年轻人,在创新这杯传统之茶中,展现给人们的独特味道和不羁青春。

异域茶情

东非茶俗知多少?

姚国坤 关剑平

东非是非洲的主要产茶地区,由于这里的气候环境十分适合茶树的栽培,所以,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塞舌尔等国都产茶。这里也成为当今世界茶叶主产区之一,其中又以肯尼亚最为著名。

在东非各国,民众普遍都有饮茶习惯,且以饮用红茶为主。无论是产茶国还是非产茶国,在有茶馆、茶店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红茶。

在这里饮茶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亲朋好友间联络感情、生意伙伴洽谈合作,请客饮茶都是很好的理由和方式。饮茶的方式则是煮饮为主,在饮茶的时候通常会加牛奶和糖,而且配食干果和甜点。

肯尼亚茶文化极其丰富。虽然茶叶和咖啡同为该国农业的两大支柱,但在这么多多年茶与咖啡的较量中,茶对于肯尼亚民众来说更为日常。

肯尼亚人喝茶深受英国统治时期的影响,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民众主要是饮用红碎茶,在冲泡红茶时普遍加糖。过去只有上层社会才饮茶,目前一般平民也普遍喝茶,在大饭店和市面上很多地方都可见到提供饮茶的场所。

索马里人也习惯喝红茶。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那里并不产茶,因此每年都要从肯尼亚等周边国家进口大量茶叶,除了散装红茶外,现在最流行的莫过于袋泡茶了。

索马里的茶大多是糖茶,通常的做法是,先将水烧开,放入茶叶,待煮到茶汤出色时,滤出茶叶并加入大量的糖继续煮,煮到茶汤变成人们喜欢的红色。按索马里传统饮用方法,还会在煮茶时加入小肉豆蔻和肉桂来调香。

虽然索马里鲜少中国一样的茶馆,但是有露天茶棚。在街道两旁的树荫下,摆有许多休闲椅,每到下午三四点,大家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喝上一杯茶来解渴和缓解疲劳,聚在一起聊聊天。

(作者姚国坤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茶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关剑平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茶诗,中国茶文化的“藏经洞”

杨多杰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的午门正楼及东西两翼楼展厅展出,汇集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出总数达555件(组)。笔者撰写的《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一书,竟也有幸陪衬其中,作为现当代茶学出版物板块中的一件展品而展出。拙作不过是一本专讲唐代茶诗的冷门小册子,能够参与到这样高规格的茶文化特展中,高兴之余更觉惶恐。

但不得不说,茶诗在中国茶文化之中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注意到,这一次故宫特展中非常注意梳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对于中华茶文化的贡献与作用。例如第二单元中重点展出的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便是通过雅士的茶会活动,勾勒文人群体的品茗生活。也正是由于知识阶层的深度参与,中华茶文化核心审美中才一直萦绕着一份诗意的情愫。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在组织参与茶事活动的同时,也用笔墨书写着饮茶生活的感受与见闻。我们总说,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千年的历史。这“千年的历史”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承载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依托于文人书写的茶书。故宫这一次特展中,展出的明万历十六年素竹园刻本《茶经》、清顺治四年《说郛》本《大观茶论》、明万历刻本《茶集》、清抄本《茶苑》等书,皆是中国历代茶书中的代表作品。

唐宋元明清,留存至今的茶书到底有多少部呢?学界现在大致认为有110部左右。这个数字,其实并不算多,而且如果细究起来,这里绝大部分所谓“茶书”,都很难称之为“书”。因为很多“茶书”的体例过于短小,有的甚至不足千字。即使是影响力最大的《茶经》,也不过7000余字而已。唐代随便一本笔记小说,文

字数都比《茶经》大得多。何况留下来的大部分“茶书”都还不及这个篇幅呢。例如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其实不过是一篇短文而已,我们今天也把他认定为茶书了。

幸好,还有茶诗,茶诗的数量,比茶书丰富许多。例如唐代有茶书9种,却有茶诗500余首。在唐代文人之中,写作茶诗最多的要数白居易。他一生竟写作涉茶诗64首,内容涵盖了唐代茶文化的方方面面。宋代情况更甚,茶诗有数千首之多。北宋文学家苏轼,一生写作涉茶诗78首,已超过白居易创作的茶诗数量。但南宋大诗人陆游,写作的茶诗却又比苏轼还多得多。陆游本是高产的诗人,有“六十年间万首诗”的成就。据原浙江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戴盟统计,在《剑南诗稿》中涉及茶的作品竟然达到了200多首。如果把陆游的茶诗集结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部宋代《茶经》了。